

心學工夫論：實踐儒學的生命路徑

作者：陳復

第九節 儒學新創與書院再生

敝人是在目睹與親驗各種倫理的破碎裡，纔重新意識出儒家思想對當前華人社會有著無法被替換的重要性，如果中華文化的根柢就在儒家思想，而復興中華文化的真正意蘊並不在架構任何國族的認同，卻在重拾內聖外王的理想，要先由恢復華人自身的文化自信，去架構中國的外王政治制度，由其豐沛的能量促進全體人類精神的大覺醒，如此重新認識儒學的真意就顯得刻不容緩。敝人早年如同一般人，常只把先秦儒家經典當做道德格言的總匯，這五年來，因大量增加挫折的人生閱歷，發覺儒者經過千死百難生出的言語，決不會只是道德格言這般簡單，但，受限於時空隔閡，他們無法留下更細膩的文字來闡發其體會（或許，他們當日自覺已經留下其體會的痕跡了，然而觀念的鴻溝，卻讓我們無法由表面看出其堂奧），這就使得儒學只有「新創」，纔能有「回歸」。然而，新創還要有精神的相應，如果我們按照西洋哲學的框架新創出一套道德哲學，而未正視儒學實用於人生的本質，在生命的真實處境裡因觀照而新創儒學，如此就無法產生「回歸」

的效益。因此，我們需要更謹慎面對「反本開新」的路徑，不能自認在「反本開新」，其實卻「開新」而無法「反本」(這裡說的「本」就是根本，最簡單來說，就是帶有情意的本體)，其結果並不只是儒學被扭曲，而更是廣大的蒼生無法得渡受益(讀不懂哲學工作者研究儒學的專業論著，甚至誤解其龐大而僵硬的理性思維狀態就是儒學的全貌)，如此白費精神去著書立說，最後只有放在圖書館晾著而已，真是何苦來哉？

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底，敝人結束在青草湖社區大學的講學，開始在青草湖家裡自設盤古講堂開班授業，不再如往日把這種講授儒家典籍，並由此洞見人生的學校稱做書院，僅是因為敝人開始認真意識到自己應該要更嚴肅看待書院教育的各個環節，這包括往日書院龐大而清幽的建築院落，是其產生全盤改造學子生命的重要元素，因為能有與現實隔絕的完整環境，再重塑出嶄新(具有理想)的現實，纔容易對來書院學習的人產生情感的說服性。敝人現在的盤古講堂，其實比較起往日的明志書院與大象書院，不僅空間更獨立而完整，呈現出中國古典室內設計內蘊的文化深意，而且上課的開始與結束，都會按照書院教育古風，對聖賢謙卑禮敬，來凝聚與確認學習的誠意，這是敝人往日在明志書院與大象書院辦學都不曾讓師生共同認真面對的精神意態，卻已在當前的講堂落實，因此，盤古講堂更應該稱做「盤古書院」而俯仰無愧。但，正因書院教育發展至此已經越來越成熟，敝人更覺得要懷著謹慎的態度面對「書院」兩字，不能只因敝人已有自發悟出的心學，就罔顧書院該有完整硬體，纔更能全面開拓心學的事實，如果敝人

決不是玩玩而已，就該要對社會有個更負責任的說法，故而敝人現階段只敢稱呼自己拿心學來教育學生的環境為講堂，不願再隨意濫稱書院，如果未來各階政府或商業機構已開始意識心性對開啟生命有著無與倫比的重要性，願意支持我們擴大設立這種心靈的學校，致使敝人能架構「盤古書院系統」，在台灣島內或甚至全中國都普設書院，如此再認真稱做「書院」，相信更能名實合一。

敝人在這裡還要特別強調，目前台灣島內已有相當數量的志士在各地設立書院辦學，然而，我們似乎普遍尚未嚴肅意識稱做書院的深意其實有二：其一，講授心性的學問。「書院」的社會形象架構自宋朝與明朝，其設立的本來宗旨就是藉由講授儒學的心性來點化蒼生，不論我們是否還記得宋明時期書院講學的歷史，如果我們現在廢心性而不講，無法打開本體的弘大與精微，就不該再稱做書院。

其二，講授嶄新的學問。書院往日常屬傳播中華文化的教育基地，其能具有傳播性的事實，就意味著創辦人或承繼者的學問因有生命感而對社會有新鮮的感染性，如果我們尚未體會出自己的生命感，就不該稱做書院。相當數量在設立書院的志士，認為只要能講授古籍尤其是四書五經，只要能透過講授四書五經內蘊的儒學與中華文化，就是在展開書院教育。還能如此發願去做教育紮根的人已屬鳳毛麟爪，對此我們深感無限敬佩。正因我們對這些志士的奮鬥有情感，共同懷著對中華文化的情感，我們就更要謹慎去說：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嶄新的生命感去講授心性，大可將自己傳播古學的環境稱做私塾，而不該隨意就稱做書院。古學如果沒有來自心性，則無異於死學，或只是知識啟蒙教育而已，如此傳播中華文化，則

無法讓人（尤其是年輕人）領會其內聖外王的深意，這會毫無前景。請容敝人把意思推至最極端來看，沒有四書五經的存在，還是會有中華文化，只要內聖外王的觀念不死，中華文化就不死，只有講論四書五經，卻沒有內聖外王的落實，如此中華文化根本就已不復存在！

敝人現階段在盤古講堂辦學已至第三屆，前兩屆都在講授《論語》，在每星期二的晚上七點半至九點半上課，持續共計一整年的光陰。由於不再透過社區大學辦理招生，加上課程內容暫時只鎖住於先秦儒家經典（先立其本），而大環境日益敗壞，台灣整體經濟條件日薄西山，人民的心性素質低落，無法體會經濟如此糟糕，正導因於我們長期不重視心性帶來的惡性循環，更拼命去尋覓經濟的活路，卻不知自己心性早已無活路，如此拼命只有自鑽死路而已，致使盤古講堂的招生並不理想，上課人數大約只有十人，已不復往日在社區大學講學的盛況。不過，敝人反而開始有機會深耕幾個年輕人，去做心性的啟發工作，譬如往日曾讀過敝人《狂飆的思想》作品的國中生林蕙，就特地跑來講堂聽課，雖然其認識的是做李敖學生的狂者陳復，而不是做傳播心學的儒者陳復，敝人幾番大變，早已不復青澀的狂飆，但，其想學的同樣是想做個狂者，而從未想過要做個儒者，經過敝人對其心性的點撥，她已發覺狂者與儒者並不是兩件事，但，不能立志當個儒者，當個狂者已屬枉然，請問現在世上誰人不狂？我們不該繼續縱容彼此去發瘋了，雖然這已是個失序的社會，我們更該收攝精神，當個生命真正的覺者。時偉與聲人則是敝人持續在做深化教育的主要對象，這部《心學工夫論》經過一年

的大規模書寫，他們反覆再透過講會與敝人細觀各自內在，其生命已有大幅開拓，由出自鄉野鄙人的荒涼處境，躍升至已稍有文化涵養，能禮敬面對倫理，立志因自渡而渡人，至於是否已復見本體，則敝人尚不知。

《心學工夫論》這部書內涵的書信其思想密度不一，主要因應時偉與聲人當日的吸收狀態而隨機調整變化，當然，隨著我們夫子與弟子的關係逐漸深化，逐漸整合出行道的團隊（後來敝人就拿「道團」來稱謂自己設立的師生團體），書信裡的心學基調就越來越清晰，闡發的議題就更見細膩。書信體本是中國思想家紀錄與傳播思想的主要文章體裁，而且確屬「中國特色」的產品，會有這種文章體裁，與儒家思想特重生命感有關，更與本體的性質來自感性有關。透過作者帶著情意而有對象的書寫，受信者因能體會來信者的情意，而跟著能體會書信裡的內容，如此道性就能因感染而掌握。這種教育措施已經被確認其效益，如同敝人直接帶著兩位弟子去做工夫，變做書院教育弟子已不可擱置的重要環節，能當做師生無法相見的狀況裡，依舊各自按著生命進度受教的錦囊（尤其現在電子郵件來往極其便利，更增教育的即時性），敝人後來並逐漸把內容公布在長期於每週四發刊的心學電子報上，繼續認識好些年輕人積極來網路心學社向敝人請益，敝人因此發覺現在對人生迷惘的年輕人其實潛藏相當大量的人口（這種狀況更因社會的混亂失常而加劇），其中只有極罕見的人會認真去尋覓自己心安的答案，尋覓的過程裡由於其教育長期欠缺良人指引（學校的知識教育對此毫不置喙），致使積習頗深而除蔽極難，尤其教育已無「信仰」的觀念，學生只有在理性的思考

架構裡反覆去質疑，拿問題對象化去思考「為什麼」，而不知自己去體會，如此答案很難浮現。

敝人要在這裡做出誠摯兩項呼籲：第一，不只是台灣社會，隨著工商業的繁榮與其內蘊的資本主義的不斷擴張，整個華人社會已至轉型的轉捩點，我們不知不覺正日漸擴大與中華文化的鴻溝，當個人隨著商品消費不斷強化個體意識(物質的參養很容易引發個人主義的盛行)，人際關係則更隨著都市化的密度增高而日漸疏離，生命的孤寂不再只是歐美社會的文明病徵，而正在華人社會劇烈蔓燒，有志者應該由象牙塔裡邁出，不能繼續只呆在書齋裡紙上談兵，而需認真體認問題的嚴重性，構思能解決問題再生文化的具體藍圖。嚴肅而中性去說，我們得要有大量的思想家，由其綿密而有創造性的思路，與拿全副生命去落實於社會的積極企圖，集體掀起心靈意識革命的思潮，帶動華人或甚至整個人類社會去做全面性的大改變，這該要由心靈覺醒做主體，改變範圍包括政治經濟教育醫藥環境保護社會福利……，意即心靈覺醒如果沒有帶動整個社會的運作結構都獲得大幅更張，我們將無法對治這些正日益惡化的文化危機。由敝人自己的生命歷程而更具體去說，如果儒學裡的內聖外王沒有重新獲得世人重視，或首先有先覺者拿自己的生命感去闡發內聖外王的宗趣，致使中華文化能因有活水源頭的灌注而重新展現汪洋浩瀚的氣象，敝人就不知我們前面說的社會問題該如何解決了。這些社會問題的癥結就是「意義的失落」，儒學做為往日最賦與生活各種深刻意義的學問，面對這個正如蝗蟲過境般的浩劫，如果不能重新架構出新鮮的意義(尤其是倫理

的新意)，則蒼生恐無法度過這心靈內在寒冷的冬天……

第二，如果有先覺者已意識到他不能再依賴目前已經跛腳的政治結構（不論是受困於統獨意識型態而幾至癱瘓的中華民國政治體制，或是因經濟蓬勃起飛而已無法貫徹一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去覺醒來改革自身（政治體制最無能的環節就是改革自己），致使現行的教育體制已經病至沈痾，不僅連技術性的知識教育都已無法有效傳輸（教師只是學術公務員，對學問毫無理想；學生上課更如上街採購，只會傲慢的指天畫地，對學習毫無意願），更無法發揮喚醒人的心靈，挽救時空的沈淪的智慧能量，如此先覺者就更需要書院。先覺者各自透過書院在各地辦學，凝聚出願意改革自己與整個社會的行道團隊，不斷與書院落腳當地的社區民眾展開生命的對話，如播種般逐漸內化心靈覺醒的意識，這些先覺者再引領其院生共同結合出一股改革政治的新能量，針對政治議題提供具理想性的具體藍圖，如此就能導引社會各層面往外王循環，而重新架構出文化的中國盛世。這套淑世方案雖然規模甚大，實施並不真的太難，只要先有哪個商業鉅子經歷大量患難，已經意識出深化人民的心性品質纔能開創清明的政治環境，有清明的政治環境纔能開創持穩的商機，願意支持我們書院興學，先建設一個具有典範意蘊的書院來做大改變的燈塔，如此就會有「風行草偃」的感染效應，推啟華人社會革新的齒輪。但，請容我們回溯至原點，硬體的有無固然是個極重要的技術問題，如果沒有改變人的全套藍圖，空設硬體只有滋生腐敗而已，這種現象在台灣島內已經數不勝數，因此，請注意我們跟往日狀況的本質差異。

我們的出現，來自對巨大的文化危機的深刻回應，我們已經有一套繼承傳統的
嶄新學問，這，就是心學！